

如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卷首将艾略特诗剧中的合唱词作为开篇一样,诗人高加索在其新近出版的诗集《不安之美》中,也用艾略特的名句“我预感磐石快要来了”命名第一首诗的篇题。如果说贝尔是在呼应艾略特对现代人精神空虚、信仰失落的忧虑与不满,那么,高加索是带着后来者的复杂的眼光,重新打量哪怕已经成为经典的有关现代世界的种种叙事。高加索一方面属于这样一代诗人——从高歌猛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也分享了那个时代的诗歌理想与荣耀;然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在不加反省的理想主义大潮过后,他开始努力寻找这个世界的多义性,以至于我们更愿意把他看作不断生成中的朝向未来的诗歌创作者,他不再属于哪个特定的时代,而是挣脱那些非此即彼的话语羁绊,只身走进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

诗人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正如里尔克在《安魂曲》中所说:“因为某处仍有一个古老的敌意,存在于生活和伟大的工作之间。”高加索显然也是里尔克的忠实读者,在其另一部诗集《万物终将获得宽恕》中的组诗《九封信》里专门为里尔克写了一首,虽然诗中凸显了缪佐的古堡和《杜伊诺哀歌》的不朽,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最具里尔克气质的部分:“一个诗人/生活的古老敌意/在眉宇之间/不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敌意”或者诗人与生活之间的永恒张力,也可以在《不安之美》中看到。这部诗集分为三辑,每一辑的篇题即可见诗人与常识和惯习的疏离,“不是所有的乌鸦都身披黑暗”“午夜火车”“一只马灯在寻找黑暗”,如果联想到“午夜”本身亦即“黑暗”时分的话,这三个部分居然都以“黑暗”为题。诗人甚至更以组诗的形式写下“当月光被黑暗耗尽”,又在不同诗篇里连续使用了“穿越黑暗”“完整的夜晚”“停电”“星夜”“夜色”“雨夜”“袁洪峪一夜”等相关意象。当然,我们无意将诗人误解为一个背离光亮的暗黑骑士,他不过是“一个喜欢在夜色中,写作的人”。《在夜色中写作》是诗集中较长的一首,“一个喜欢在夜色中/写作的人/拥抱黑暗/就像拥抱自己的身体/当灵感和灵魂/缠绕和上升/那支笔/似乎插上了羽毛。”夜色中的诗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愤世嫉俗的悖世者,而是灵魂轻扬的守夜人。现代社会并不缺少宏大叙事,然而,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暗夜中的灵魂反而会沉静下来,耐心捕捉一些真实的声音。这样的暗夜,这样的暗夜中的诗人,让我们想起冯至笔下的里尔克:“里尔克在他十年的沉默之前,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里很显著地表明了诗人所决定的态度,他与热闹的世界判然分离了。不显著地生活着,也正是前边所引的那三行诗里所说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正是里尔克试图走出他自己所谓“生活的古老敌意”的可靠路径,当然也是奥登、冯至以及诗歌后来者值得尝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不安之美》中的《一想到这一生寂寂无名,我就心花怒放》很像一个尝试者的自白:“黄昏已经垂死/渐渐熄灭的/灰烬/留给那些歌颂/或醒来的人/一想到这一生寂寂无名/我就心花怒放/就想把庞大的圣歌/留给眼泪和颤抖。”所谓“不显著地生活着”当然并非无所事事者的无所用心,所谓“心花怒放”也并非一劳永逸式的浅近自足,这条幽暗的路径不仅磨炼诗人的艺术信仰和生命意志,甚至也更加需要某种习惯虚无的耐受力和接受不确定性的悲悯心。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幽暗的意境固然如此迷人,但又接近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摆脱了白昼的喧嚣、浮世的荣耀之后,暗夜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诗性的枷锁?也许,热爱诗歌的人都会遭遇这样深刻的悖论,因为,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诗歌早已置身于一个新的传统——人类普遍的现代性境遇。现代性究竟是一种未完成的方案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思,这一问题在当下的世界再次变得越来越无解,在审美现代性层面,也许同样如此。

作为一位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神话叙事的诗人,高加索既保留着现代冲动,也自觉表达着对现代性的不满抑或不安。《不安之美》中的《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都心怀不安》《和另一个自己谈话》《把自己藏起来》《沉郁之身》《返回腐朽之身》等都在抒写着现代性潮起潮落、起伏不定的时代裹挟下的具身感和肉身性,尤其写出了“另一个自我”视域中的常与变,“身临绝境”时才又想起的“古老而缓慢的速度”。诗歌创作原本就是要尝试一次次的语言救赎,至少是尝试修复我们和语言不断异化的关系,如果说诗歌也有其写作伦理的话,自觉地表达均质化、平面化时代的个体不安也许就是当下诗歌最大的伦理。“不安之美”实质上是一种犹疑之美,是对“古老的敌意”的克服,更是对理性有限性的承认,也是对现代人信奉已久的进步主义的怀疑。诗人就是如此,始终在质疑,却又始终不给我们确定性的回答,不知不觉中,我们也竟染上了这种深沉的犹疑与不安。也许,多年后我们重读《不安之美》时,将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犹疑不安的气质所带来的值得珍视的世界的多义性。

作者简介:叶诚生,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暗夜,或『古老的事物相遇』

——读高加索诗集《不安之美》

◎叶诚生

与美好的事物相遇

——读周蓬桦新作《乌乡薄暮》

◎邹会莉



《乌乡薄暮》是作家周蓬桦最近出版的散文集,集中呈现了他散文的品质——悲悯、辽阔,充盈着生态散文自然质朴的气息,又溢满对人世的无限温情。

周蓬桦是对世界怀有深厚爱意的写作者,他追求一种诗性书写,将自己的梦幻植入其中,如清风吹去积聚已久的荫翳,带来舒展明朗的艳阳天。他让读者感受到这些作品是写给乌乡清晨日暮的情书,深具感染力和冲击力,蘸满着俗世浓烈的赤诚,散发着生命张力,高扬着生命热情。

书中的《采桑葚的盲童》是引起许多读者共情的作品。名叫冬嫂的养桑蚕女人,不同于娇柔女子,脾气火爆,说话直率,敢在桑园里放特大号的“二踢脚”。她扛过水泥、开过油坊、采过草药,还会养蚕酿酒。冬嫂酿制的酒有浓郁的桑葚子味道,让作者大为称赞。冬嫂是带着女儿过活的寡妇,难免遇到些泼皮无赖,艰辛苦涩的生活让她不得不凶猛粗糙起来。当名叫鸟儿的女孩子挎着篮子走来时,他“看到她的眼睛像镶嵌上去的两粒黑宝石,一动一动”。彼时全文戛然而止,可读者的心却被无形之力狠狠揪起来,似也明白了冬嫂凶悍伪装外表下的不易艰难,坚强的冬嫂和盲童的清纯,也就久久回荡在每位读者的心头。这便是周蓬桦的精彩绝伦之处:他凸显出再渺小再卑微的人,也有不甘于命运重压的抗争,也有自己的光彩和极力捍卫的尊严。

《乌力的茅屋》写的是两个男人横跨身份差异和空间距离的友情。作者第一次去长白山,下山途中遭遇困境,这时山林里住户乌力出场,对他施以援手,并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友谊旅程。乌力敬重他是作家,他喜欢乌力如林中精灵般纯真充沛的本质。当作者再次造访长白山脚下的小茅屋时,乌力提着一盏巡山灯来迎接,烀好“不老也不嫩的野猪头”来迎接远方的贵客。可作者却沮丧于自己的食量,辜负了这位小友的盛情款待而心生微凉。文中作者不仅细致刻画了长白山林的自然风貌,也描摹出山林中人特有的淳朴善良。乌力说,他怕哥哪一天烦了,再也不来了。读罢让人不禁为惺惺相惜的情谊心旌动摇,情难自禁。

作者以情同此心的方式书写了怜惜、软弱、倔强以及悲悯,文字里有属于人的惶恐、无奈,又蕴藏着柔情的温暖体温。无论是《乌乡行当》里因中蝎毒而亡的捕蝎高手,还是夜中喝退劫道的小蟊贼,第二天又送去苞米碴子的四姥娘,每一篇都聚焦于微末平凡的普通人,他写下的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伤痕,他们心底的光亮,以及他们面对困窘的挣扎与执着。因新鞋被霸道父亲烧毁的姐姐,似乎她的天真烂漫停驻在被伤害的那刻,让人凄凄焉,童年的创伤对人的一生影响太过深远,姐姐要用一辈子去疗愈。《老姑的春天》里,老姑面对大表哥的意外身亡,告诉全家人说:“从今儿起,我们都忘记所有的苦与福。放下悲伤向前走,从此不想再直视那一双忧郁和哀怨的目光。”这是艰难行的智慧和豁达,也是小人物在命运重重打击下的自我救赎。

在《盲琴师》《插树岭的忧伤》中,他把那片土地上百姓的情感与尊严写得炽烈而忧伤。经由他的笔触,乌乡土地上的万物真切地走到读者面前,坦率地展露出质朴、本真的样貌。可以说,周蓬桦是一位行走在大地上的作家,用心灵和脚步去丈量、去体悟、去写作,用真情实感刻录下乌乡的人间世相。

而他常常从我们忽略的、熟视无睹的点滴事物如露珠、蒲草丛、白桦树皮等入手,写出了独属于他的闪烁着星光的文字,并不断创新拓展着散文的新视角和新意象。在这里尤其要提到《田地被松鼠翻过了》《缓缓飘零的落叶》等作品,他将自己的笔深入乌乡的草木深处,不仅写下“头顶上的天蓝得像个大锅盖,遇到乌云笼罩时,天也黑得像个大锅盖”,更是发出这样的感慨:“人仅有生存的技能远远不够,还要拥有北斗星在夜幕下的指引,以及一颗与泥土兼容的素朴之心。”

阅读他的散文,会感受到汉字的语言修辞之美,发现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矛盾与纠缠,唤醒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新认知、新感受。“一年一度春风至,蒲草丛被月光照亮。”“暮色里,蟋蟀的叫声从幽暗的沟渠中升起,运草车的轮子在果穗间滚滚向前。”闪耀的与轻盈的,凄美的和厚重的,热烈的和荒凉的,都同时出现在周蓬桦的文字里,于是那种意境悠远、令人着迷的场景就纷呈在读者面前。

《乌乡薄暮》带领读者去往那片幽深的林地,去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心灵和敏感。原来,我们的世界是如此丰美和充沛,原来我们的世界有这样的悲喜,这样的深情。正如他所说:“人活着,要时刻想着与美丽的物种相遇。”《乌乡薄暮》里就潜藏着如此美丽的物种,潜藏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期待着与你的狭路相逢。

作者简介:邹会莉,媒体特约撰稿人。

《文艺评论》投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
关注